

人生感悟

# 江声灯影里的千年转身

李静

澜沧江的水，自唐古拉山奔腾而下，在横断山脉的褶皱间劈开一道蜿蜒的绿绸。当它流经维西时，傣族古歌里传唱的“阿尺木刮”舞步，踩着江水的节拍已流转千年。

我的故乡维西，曾以“有灯不亮照松明”的叹息，在历史的褶皱里蛰伏了千年。而今，当澜沧江的水电站次第绽放，里底与托巴两座水电站如银链缀上江神的衣襟，让横断山脉褶皱里的光阴，在涡轮机的震颤中悄然转身。化作千万盏明灯，点亮了这片“三江并流”腹地的群山。我看见江水在涡轮中旋舞，将山野的寂静淬炼成万家灯火，更将时代的脉搏注入这片土地的肌理。

记忆里的松明火把总在暮色中摇曳。那些年，维西的夜晚是松明火把晕染的昏黄。爷爷曾说，80年代县城亮起第一盏电灯时，山民们背着竹篓翻越碧罗雪山，只为看一眼玻璃泡子里的钨丝如何吐出太阳。那时的澜沧江裹挟着淘金人的叹息奔向澜公河，而维西的夜晚依

然蜷缩在火塘明灭的褶皱里。直到里底电站的围堰截断江流，傣族汉子们发现，祖辈们用弯弓射落的星辰，原来可以浇筑在混凝土坝体的裂纹监测仪里。

托巴水电站的崛起。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版图上，这座装机容量140万千瓦的巨人，以碾压混凝土坝上升速度的奇迹，将“世界首座全部机组转轮零配重”的勋章镌刻在维西的胸膛。今年春节回家，奶奶带着我们重走爷爷支边建设时走过的路，走在中路乡的山梁上，看皮带输送机如长龙游走，将洞挖料化作混凝土的血脉，在干热河谷的风中浇筑出绿色智能建造的丰碑。清洁能源，不仅让上海外滩的霓虹与维西的火塘遥相辉映，更让数万吨的二氧化碳永远封存进横断山脉的云霞。

移民新村的故事，是水电史诗中最温暖的注脚。巴迪乡的藏式小楼褪去了木楞房的潮气，纳西族的阿妈在文化广场跳起“三部曲”，傣

族汉子开着自卸车穿梭在电站工地，他们的孩子再不用举着火把走几十里山路求学。当水电站的补偿争议最终化作协商桌上的共识，我忽然懂得，那些关于抬高复建方案的技术术语，本质上是一曲发展与民生的双重变奏。正如姑布移民新村墙上的标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每个字都浸透着葡萄园里新抽的嫩芽和养殖场中羔羊的咩叫。

澜沧江畔的核桃林记得每一个转折。当托巴电站主动为滇金丝猴栖息地让出128米水位线，当里底库区的网箱养殖化作生态渔业的碧波，被霓虹灯点亮的不仅是塔城镇的百年天主教堂，还有傣族姑娘浩翠在直播间里展示的“花腊表工艺品”。江风依旧裹挟着马帮铜铃的余韵，却已混入冷链车运输冰葡萄的笛鸣。

如今的澜沧江，依然奔腾着野性的基因。乌弄龙电站主动降低水位线的谦逊，让三江并流的遗产地保持着“纬度最低冰酒产区”的骄

傲。当滇金丝猴在未被淹没的原始林间跳跃，维西人终于相信，水电的绿不仅是涡轮旋转的色彩，更是青山与共生的图腾。

在新修的江滨栈道上眺望。里底电站的泄洪道喷涌着月光，托巴坝体的轮廓灯勾勒出群山的脊梁，而叶枝古镇修复的文昌宫第一次亮起了无影的宫灯。澜沧江裹挟着破碎的星光与完整的人间灯火，将傣族古歌里“天地是张弩”的传说，谱写成一张照亮北回归线的电网。那些曾经被火把灼伤的夜晚，终于在涡轮机的低吟中，完成了从茶马古道到西电东送的千年转身。

夜色中的维西，澜沧江成了坠入人间的银河。江畔新栽的核桃林沙沙作响，像是傣族先民传承的音节文字，正被清洁能源的电流重新书写。托巴水电站的闸门升起的不只是江水，还有一个民族从松明火把走向星辰大海的史诗。

作者单位：水电十四局

# 父爱如风岁月长

程艳

父亲骑着那辆“永久牌”摩托车离开时，麦浪正在六月的热风中翻滚。车后座捆扎的编织袋鼓胀如帆，发动机的轰鸣惊飞了晒场上啄食的麻雀，在黄土路上犁出一道蜿蜒的尘烟。母亲站在晒场边缘，手里攥着褪色的蓝头巾，风将她的衣袂吹成一面簌簌作响的旗。她说父亲要去宁夏做生意，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尚不知宁夏到底有多远，只记得父亲掌心粗糙的触感混着机油味，在我发顶短暂停留。

村里小卖部的红色公用电话成了连接两千公里的脐带。每月初五黄昏，母亲会牵着我穿过飘着麦糠的晒场去等电话。老旧的电话机摆在杂货柜台上，周围散落着水果糖和火柴盒。店主老李头总是先喊一嗓子：“宁夏的长途！”母亲总要把听筒紧贴耳廓，父亲的声音穿过滋滋作响的电流，像隔着一层薄雾传来。“好好念书”“听妈妈的话”，简短的叮咛后便匆匆挂断，硬币落在铁盒的脆响，是童年最熟悉的韵律。有次我踮起脚对着话筒喊“爸”，却只听见忙音在耳蜗里凿出的空洞，母亲转身时，往我手心塞了一颗融化变形的水果糖。

父亲在那里做印刷生意，带回的样册里藏着我的整个童年。铜版纸光滑冰凉，印着各式各样的图案。我最爱翻那些彩页，手指摩挲过凹凸的烫金字的轮廓时，猜想父亲的指纹是否也曾在此停留。他只在年关归来，腊月的风像钝刀刮着脸。我蹲在村口老槐树下，远远

望见长途车卷着黄尘驶来就跳着挥手。父亲下车时总会举起鼓胀的塑料袋，里头的枸杞红得夺目，像是把整个西北的热烈都揉碎了塞进去。

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母亲买了部小灵通。银灰色的机身，掀盖的设计，成了家里最金贵的物件。父亲来电的时间不再固定，但对话依然简短：“吃了没”“钱够不”，随后便是电流承载的沉默。小灵通的绿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有时会漏出几声咳嗽，那声音穿过戈壁滩的朔风，抵达时已支离破碎。

大学四年，智能手机取代了小灵通，通讯录里那个号码却很少被点亮。偶尔的通话，内容依旧简单，只是末尾总会多一句：“该花就花。”毕业那年我选择入伍，父亲专程从西北赶回送我，在登上开往军营的绿皮火车时，我回头，父亲站在送别人群中，风掀起他两鬓的霜雪。他忽然举起右手挥动——这个生疏的动作让我怔忡，旋即明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同我告别。

有些爱像黄土上的风，看不见却刻进每道沟壑。它藏在初五准时震动的铃声中，在小灵通电量告罄的警报里，在一沓汇款单洇开的墨迹间。父亲的爱是岁月最克制的叙事，如同那辆摩托在漫天黄沙里独行，不曾鸣笛却始终向前。如今每当看见枸杞在茶汤中舒展，总错觉那是父亲年复一年，在时光里缓缓绽放的思念。

作者单位：电建建筑公司

诗歌

## 六月的夏

戎建国

早晨，听见夏的声音  
不是枝头鸟雀的喧闹  
不是夏雨密集的敲击  
这声音，来自天境  
来自灵魂深处  
来自旷古的悠远

一把欢快的镰刀收割烦躁  
一缕初夏的荷香唤醒灵魂  
六月麦香里，我看见  
运河上拉来千年的沉重  
歌剧在舞台激情上演  
或行云流水  
或万马奔腾  
或狂涛巨浪  
狼图腾的血腥  
雪山草甸的宁静  
疾风掠过长河落日  
绿网越织越大  
荒漠正在锁边、退缩

庞然巨物的老火车  
喘着粗气，踟蹰而行  
气筒里血般鲜红  
欢呼雀跃的人群  
喧嚣而热闹  
我相信自己  
能保持清醒  
在夏花绚烂里  
感受大雨滂沱

轰隆的雷鸣  
扫过城市  
不在意拥有什么  
不在乎失去什么  
知性而专注  
倾听天籁之音  
抬头远望  
天地间已是一片空蒙

作者单位：北方区域总部

## 满江红·鹏城治水

吴婵媛

水润鹏城，传天下、山清水美。  
惜往昔、雨污合混，河湖蒙昧。  
逢旱季污浑外溢，  
遇炎夏雨污相积。  
强方案、提系统同谋，安澜水。  
消溢流，排混汇。治内涝，优饮水。  
绕沙河畔，昂扬始。  
携手行并高筑梦，  
续康治水初心事。  
看今朝、人水和谐生，齐欢喜。

作者单位：水电十五局



有风来兮 水电六局 焦福 摄



大山的“铠甲” 电建新能源公司 陈梦蝶 摄



山风执彩练 电建水电开发公司 贺文浩 摄



“渔光”破晓 贵州工程公司 孔佑万 摄

## 心情放歌

黄昏的风掠过窗台，掀起桌上泛黄的笔记本，那些写满东帝汶日子的纸页沙沙作响，像被风吹动的棕榈叶，又像记忆深处此起彼伏的海浪声。忽然惊觉，原来时光早把那段异国岁月，酿成了一坛越陈越香的酒。轻轻启封，往事便裹挟着咸湿的海风与灿烂的阳光，扑面而来。

这一切，得从2018年那个夏天说起。当时，在结束了公司的统一培训后，我和先生暂时被安排到福建闽江水口水电站实习，那是我们初尝工地生活的滋味。项目扎在离福州市区84公里的村子里，方圆几里连棵像样的梧桐树都少见。没有奶茶店的香气，没有电影院的光影，唯一的小卖部蜷缩在项目部门口，货架上蒙着层薄灰的零食，成了我们枯燥生活里难得的慰藉。

记得那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瘫在办公桌前，对着窗外的蝉鸣叹气，转头问同办公室的芳姐：“这样的日子，您怎么熬过来的？”芳姐停下手中的工作，推了推眼镜，眼角的笑纹里藏着故事：“丫头，这算好的了。我在喀麦隆曼雅莱水电站待了五年，那儿的蚊子都比这儿的巴掌大。”她的话让我心里凉了半截，却也在好奇心的土壤里，埋下了对海外工地的种子。

转眼到了10月，计划好和先生一起去比

尼瓦拉克水电站的行程，被一纸调令打乱。东帝汶一号国道项目急需翻译，他去了比尼，而我要独自踏上东帝汶的土地，实验室的梁主任特意和我同行。在机场，他一把接过我沉甸甸的行李箱，调侃道：“小张翻译官，这一路可得靠你‘导航’啦！”飞机舷窗外的云层翻涌，梁主任给我讲他在东帝汶遇到的趣事——被当地小孩追着要中国糖果，在暴雨天抢修设备浑身泥泞却笑得像个孩子。那些故事像星星，渐

样徐徐展开。

初到项目的窘迫至今难忘。第一次跟着当时的项目经理王海军去现场和印尼监理沟通摊铺问题，对方浓重的口音像团乱麻，我听得云里雾里，急得手心冒汗。王总看出我的局促，一边用手势辅助讲解，一边耐心补充关键词。回程路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着急，我刚来的时候，连‘咖啡’和‘茶’都能听错。”从那以后，他总带着我跑工地、见监理，在一次

## 东帝汶时光札记

张晓霞

渐驱散了我心底的不安。

当飞机降落在帝力机场，热浪裹挟着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当地员工 King 早已等在安检口，他用带着咖啡味的英语热情招呼：“Hello! Mr. Wang sent me to pick you up!”我忍不住打趣：“那我可得拜你为师，恶补东帝汶文化。”他咧开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帮我把手搬上大皮卡。车子颠簸着驶向项目驻地，路边的椰子树向后退去，我的东帝汶篇章，就这

次碰撞中，我慢慢找到了翻译的节奏。

工作走上正轨后，日子变得鲜活起来。清晨，我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给窗台上的三角梅浇水，看它们在热阳光下肆意绽放；午休时，和当地员工用不熟练的葡语交流，听他们讲帝力海边的传说；傍晚，我带着项目部当地员工的孩子们在空地上踢毽子，他们清脆的笑声能传到很远。最难忘的是暴雨夜，我们冒雨给受灾的村民送物资，一位老奶奶紧紧握着

我的手，虽然语言不通，但她眼里的感激，胜过千言万语。

闲暇时，我和同事们在海边支起烤架，把从国内带来的孜然撒在滋滋冒油的烤肉上；端午节包粽子时，当地员工好奇地学卷粽叶，最后包出奇形怪状的“四角粽”，却吃得格外香甜。我们还成立了“工地运动小分队”，在简易篮球场上挥洒汗水，有次我投进关键三分，大家欢呼着簇拥着我，那一刻，仿佛忘记了身在异乡。

2022年8月通车那天，阳光格外灿烂。曾经尘土飞扬的环岛路，变成了平整宽阔的柏油大道。我站在路边，看着当地司机摇下车窗，笑着竖起大拇指；当地孩子们在路边追逐，手里握着刚从海边捡来的贝壳。人民日报、央视和当地政府纷纷点赞。可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不是那些荣誉，而是在东帝汶工作的那段时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收获的每一份情谊。

如今，我虽已离开东帝汶，但那段时光始终在记忆里闪着光。它教会我，所谓成长，就是在陌生的土地上，从忐忑不安到从容坚定；所谓意义，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照亮他人的光。合上笔记本，窗外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恍惚间，我又听见帝力的海风，轻轻诉说着那些温暖的过往。

作者单位：水电十六局